

·民族传统体育·

武术人文教育传播的新理念

刘静, 袁永虹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系, 上海 200438)

摘 要: 着重以奥运大文化教育观作为切入点, 运用文化人类学、教育学和传播学基本理论和方法, 分析奥运教育传播的主题、武术教育传播中人文价值的遗失和奥运人文精神与武术教育融合的必然性, 提出武术教育需要从“传统”和“民族”两个向度来把握和操作才能与奥运人文精神实现融合; 后奥运时代武术教育传播重在建立基于人文精神教育的传播理念。

关 键 词: 武术教育; 人文精神; 传播理念; 后奥运时代

中图分类号: G807.0; G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0)01-0079-05

New conceptions for Wushu humanistic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LIU Jing, YUAN Yong-hong

(Wushu Depart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By basing their thinking start point mainly on the grand Olympic culture education view,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theme of Olympic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the missing of humanistic value in Wushu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the inevitability and operability of blending Olympic humanistic spirit with Wushu education, by applying basic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edagogy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Wushu education can be blended with Olympic humanistic spirit only when it is managed and operated in the directions of “tradition” and “nation”; the key to Wushu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in the post-Olympic era is to establish communication conceptions based on humanistic spirit education.

Key words: Wushu education; humanistic spirit; communication conception; post-Olympic era

精神文化具有认同性, 有时无须语言, 就能达到思想的共鸣。悉尼奥运会、雅典奥运会和刚刚过去的北京奥运会都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与奥林匹克文化紧密结合起来, 把奥林匹克运动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淋漓尽致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使人们在感受奥林匹克盛会人文魅力的同时, 体味到了人性的真、善、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的初期, 顾拜旦就试图把它建立在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哲学基础之上, 试图避免奥林匹克仅仅流于一种单纯的体育运动和缺乏良好的思想基础而走向歧途。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相融合, 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 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确, 奥林匹克主义是以追

求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为目标, 并为社会 and 人的发展不断进行新的尝试, 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广为传播, 正是基于其蕴涵的文化价值。正如前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说:“由于体育运动有助于将身体置于为心智服务的位置, 它在任何文明的文化需求中都值得据有一席之地”, 可以说“人文奥运”理念是奥林匹克运动之本, 也是奥运会取之不竭的生命力源泉。所谓人文精神, 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人的精神归宿的关注, 就是人所特有的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着向往^[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实现了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的对话, 正如国际奥委会在评估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北京奥运会将会为世界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中国的传统精神文化将会对奥运会

收稿日期: 2009-05-08

基金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T0902)。

作者简介: 刘静(1971-), 女, 副教授, 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武术文化。

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北京奥运会的人文精神是永恒的主题,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寻找到了认同的符号和样式。武术作为传统精神文化的一种形态,其中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共性和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个性。正是这种共性和个性凝结成武术的精神内涵,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今天的武术从文化层面而言,的确经过了所谓现代化的文化变迁,虽然褒贬不一,但却顽强地保持了它的历时性和独立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武术在发展中面临着很多选择,武术教育、武术传播该向何处去,成为武术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奥运会可以说是一种全球性文化现象,在这样全世界具有普遍文化认同的大背景下,从奥运人文精神教育传播的视角反省民族的武术文化,反观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武术文化形态背后的思维定势,把握后奥运时代武术的教育和传播发展指向,就显得十分必要。

1 人文精神是奥林匹克教育传播的主题

尽管稳定可能是很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没有哪种文化是一成不变的。所有文化都会在某个时期因不同原因而发生变迁。文化通过变迁能够调适于改变了的环境;但是,并非所有的变迁都是调适性的。变迁的机制是创新、传播、文化遗失和涵化^[2]。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就是在古代奥运会基础上的一次文化变迁,正如顾拜旦^[3]在1908年说过:“我们必须让奥运会现代化。我们不要进行笨拙、简单的模仿和复原。从过去寻求启发而不照搬是可能的。”可以说,顾拜旦在世的几十年,现代奥运会有很大的改变和发展,其中所蕴涵的和平与友谊、教育作用、公平竞争、重在参与、国际性、非职业化等奥林匹克精神都是一种文化的创新。但是,自1980年《奥林匹克宪章》删去“业余原则”的规定后,奥运会的职业化水平越来越高,商业化速度越来越快,这标志着现代奥运会正逐渐以其独有的文化形态,在更大的时空创造着现代文明。可随之而来的是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运动员采取种种手段无限制地追求金钱、名利,致使奥林匹克精神滑向堕落的边缘,产生了潜在的抖动奥林匹克的人文危机。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在经历了兴奋剂丑闻、盐湖城丑闻等一系列风波后,其发展的方向已不再是主要的精力完全置于与政治和经济协调关系上,而是更多的转向文化。科技不再是唯一法宝,从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角度重视对自身社会声望的培育,这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综合化对奥林匹克运动走向人文倾向的呼唤。奥林匹克发展至今,人们无法否认她

是一项国际文化活动,同时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开放性和普遍性的世界性文化体系^[4]。

2 从武术的现代化反观武术教育传播中人文价值的遗失

从历史的角度讲,现代化就是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生存、存在方式。从文化的角度讲,现代化是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的术语,它用来指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的、非工业社会努力去获得“先进的”工业社会的诸种特质。有时现代化还导致人们不愿抛弃的价值和习俗遭到摧毁。文化遗失,指的是文化变迁的一种机制,意指对现存的习俗和特征的遗弃,不论有无替换。

根据教育的独特性^[5]和武术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价值体系,在这里武术教育不妨定义为,以武术文化为媒介,通过武术的运动形式和武术的内在价值意识,培育和促进人在社会中的发展的过程。它的使命是要向教育对象传递历代习武者长期以来积累的文化传统,以发展他们自由豁达的身心活力,规范和引导他们的行为、情感和思想观念,开拓他们未知的将来。武术教育传播,则是通过武术文化和技术符号,以教育为媒介或渠道,传递和交流武术信息,与他人建立共同意识的过程。

武术教育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论是官学军事武艺教育传播,还是民间师徒传承的武术教育传播形式,古代武术教育传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浓郁的人文特色;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震荡交融,近代的中国人才开始探索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武术的现代化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存“国粹”体育到“土洋体育之争”中,一直在寻找自身的价值定位。武术教育在一定层面上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发挥着强国强种的重要作用,尚武精神便发展为近代武术教育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界文化的冲击下,武术教育传播的形式多样化,学校、竞技场成为武术教育传播的主要领地,受奥运会项目竞赛模式的影响,武术的竞技化教育传播模式几乎涵盖了其现代化的整个范畴,随之而来的就是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文化分野,而这种分野是以两者的不平衡发展为代价,“竞技”之于“传统”其实只是武术的不同生存样式,但在当今的武术发展中却着实表现出从技术形态、传承方式、练习方法、武德礼仪到功能形式乃至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差异,由于现代化强大的文化标签作用,武术的竞技共性逐渐泯

灭了武术传统的个性，从而模糊了人们对武术长时期的认知定势，这也是近现代武术及其教育形态举步维艰的原因^[6]。从20世纪50年代末第1部武术竞赛规则的出台、90年代“高难美新”动作的较量到当今竞技场上长拳的“一枝独秀”、维持比赛公正的“裁判中心”运行机制的操作以及传统武术大赛上竞技武术选手的“客串”，我们不得不反省武术教育传播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由此，武学中人不断地发出“武术现代化的异化”、“传统武术文化的流失”和“传统武术边缘化”的警示，甚至有人提出把武术当作一项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从而试图唤起人们对武术现代化的重新认知和对当今武术教育价值的重新审视。的确，武术是源于古代战争的搏杀格斗技术，其突出的是武与力，是称其为“武”而非“舞”的特殊性；同时，武术是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而成，其特色的技术形态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符号和精神，这就是武术教育传播的质，使其区别于世界其他武技。由于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 的浸染和社会的不同需求，武术产生和激发了多种价值和功能，但其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却是依本质而变化、展开的，并直接服务于本质。武术在长期的现代化发展中，之所以出现人们普遍争议的所谓武术套路演练风格的日趋一致，武术的技击特点日趋弱化、喜欢武术却不喜欢武术课、武术俱乐部门庭冷落等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还在于我们将依附于形式的功能本质化了，并且往往将武术发展的动力归结于外在的功能，而非武术自身内在的价值意识和创造价值的个体心理价值取向，于是就造成了武术运动竞技功能的扩大化和强势化，产生了武术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武术习俗和特征遗失的文化危机。这与西方体育“文化殖民”有一定关联，也就是说，套用西方理念和技术的武术现代化潜伏着异化为“穿着唐装的体育”或“拿着刀枪剑棍的体操”的可能^[7]，如何遏制这种可能，这需要 我们站在另一种文化视角来进行审视和把握，以重新找回中华武术的文化尊严，重塑武术教育传播中民族文化的独特形象。

3 奥运人文精神与武术教育融合的必然性

3.1 全球文化背景下的武术教育观

现代奥运的人文精神的实质就在于实现和主张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科学、民主和理性文化精神。“中华武学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样技、道并重，内外兼修，流派繁多，绚丽多姿，包孕丰厚民族文化内涵而卓立于世界的独特风貌，是由于它的技击理论从产生之时起，就在古老而独成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和规范下。在武术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

古典哲学、传统伦理、宗教和艺术、民俗都给了武术以深刻的影响”^[8]，由此可见，武术并不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搏杀格斗技击，而是将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八卦五行思想、动静观、刚柔观等融入拳法中，将礼乐文化、人伦文化、仁爱文化、生生文化等融入拳学中，将刚健有为和厚德载物等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体现在习武实践和修为中，从而形成了武术特有的较技和试力的技术文化色彩，正是在“较”与“试”的过程中，原本从追求超自然力的向往转向对超越自我的完善，东方文化的“人本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彰显和传扬。今天的奥运会金牌也不是目的，而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教育人们在参与中的奋斗喜悦、自我控制和尊重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赛已超出了“竞技场”的范畴，并成为一种“教育场”。站在这个层面，武术和奥林匹克运动可以说找到了共同的人文教育理想——促进人超越自我和完善自我。

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理性精神的弘扬是西方社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之一^[9]。武术文化是特定社会和农业文明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泛道德性以及中庸和平、乡土情谊等特质；由于农事的“天人合一”推延到人事、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合一，表现在技术动作上要求“形不破体，力不尖出”；再加之中国的政治型伦理文化和儒家思想，它强调了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体系和以“礼”为中心的教化体系，将“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视为实现社会抱负和人生价值的理想模式，使武术表现出重内外一体、重礼仪、多流派体系和活动方式的整体而多样的技术文化样式；在思维方法上主要是哲学、个性顿悟、类比和整体的，其核心是以人为中心，从个体的经验开始，以经验作为判别和理解一切事物真伪、价值的标准；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的由表及里，由外知内身体认知途径和由内而外，以外合内，内外合一的身体观；使武术由最初的通过两两搏杀格斗对抗逐渐发展形成了以个人套路演练形式来展示功力和决定胜负。“竞争”本是以西方体育文化为主体的现代体育的灵魂，西方的竞技体育塑造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竞争、平等、拼搏，追求成功、冒险、挑战，依靠努力和奋斗赢得胜利、超越现状等人格特点。具有追求形体美，追求快速，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的文化取向。这其实是西方由实质的器官开始再到机能的身体认知途径和古希腊、罗马的以发展身体为主的体育思想的展现，正如古罗马时期提出了“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这句话被近代体育家奉为至理名言，而实际上是表达了体育旨在发展身体的作用。因此，武术在以西方所谓现代理性的视角和标准来衡量、

判断和取舍其内容、方式和功能,必然会造成文化的冲突。回到今天,我们发现现代奥林匹克所宣扬的理性精神,不仅仅代表的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她是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提出了整个人类的理性教育精神。这种理性不仅仅是体现“更快、更高、更强”,强调进取和奋斗的科学理性精神,同时更主张以旨在消除人类隔阂、物欲横流、身心失调、信仰危机,强调“重在参与”、“公平竞争”的道德伦理和生命理性精神;从这两个角度而言,武术人文教育和奥运人文精神的融合是全面发展人的需要,1925年顾拜旦明确表达了主张教育决定一切的观点时认为“以我看来,文明的未来此刻既不依赖于政治的又不依赖于经济的基础,而是完全取决于教育的方向在。”我想,全球文化背景下的武术教育观也将从这里找到自身的立足点。

3.2 “传统”与“民族”的两个向度

人类文化正处于一个急剧的融合时代,全球化正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一个民族的特点就在于这个民族古老的文化传递下来的人文传统。奥林匹克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坚实的奥林匹克人文传统。同样,要达到武术教育与奥林匹克人文精神的融合,就需要尊重各自的传统,历届奥运会似乎启示我们,只有张扬鲜明个性的传统才具有永恒的教育传播意义。“传统不仅裸露为表面的物,还凝聚成种种制度与习俗,更深藏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在对传统的解释中,武术界普遍认同:讲究技击内涵和技击伦理的技术原则;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和流派个性风格的技术体系;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讲求礼仪、忍耐、谦虚、宽容、和谐的武德规范体系;引导习武者在对“道”的苦苦体认和践行中,将对武学之道的追问层层转向对内在心性的培养,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完善人格品质,从而克妄念,存道心,使浩然之正气充周于四体的术德修炼和传承体系;它尊崇人的价值与尊严,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讲求“治国、平天下”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义利关系上,崇尚自然、节气、道义,追求完善的人格,闪烁着鲜明的人文主义光辉。这就为后奥运时代武术教育与奥林匹克人文精神的融合找到了可操作性的一面。当然,现代意义上的传统在操作层面上,还需要进行文化意义上的扬弃,因为传统不是封存的存在,只有具有自新力、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传统,才能被人们普遍认同。

的确,武术教育传播,重在解决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也就是奥运会项目竞技共性和武术教育个性的问题。在接受外来文化对传统进行改造时,并不意

味着抛弃本民族的文化。正如亨廷顿的一句名言:那些丢掉忘记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注定了是一个无所适从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是找不到任何希望的。在日本柔道和韩国跆拳道都跻身于奥运会的事实面前,我们的中华武术该何去何从?答案只有一个,传承我们的民族传统,才有出路。现代奥运会的成功,正在于她能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入其中,并将人们带入到无种族主义、文化无优劣的平等、和谐、奋进的教育大环境中。今天,传统意义上的武术正随着传人的离世而“艺随人绝”,所谓20世纪80年代经挖掘整理的传统武术阐释资料也如文物般封存已久,武术的传统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渐行渐远,挖掘和抢救传统意义上的武术,不论从方法内容、传承形式,还是价值意识方面,都将是武术现代化文化危机和争取奥运会文化领地面前的操作性尝试,奥运会需要具有典型中华民族特色的武术这种身体文化形态的加入,而中国更需要她能在全球化的文化大家庭中扬我民族之精神,从而让我们在重塑自信的同时,让世界人民了解并认同我们的民族文化。

4 后奥运建立基于人文精神教育的武术传播理念

追求民族文化的认同其实是武术教育传播的主要目标,今天的奥运会之所以取得巨大的进展,重要的还在于其所具有的文化和教育价值,因为她构筑了一个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理想——团结、民主;勇敢、奋进;和谐、正义。萨马兰奇曾在《论奥林匹克的教育价值》一文中总结到:“毫无疑问,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国际奥委会致力达到的这种现代化和广泛程度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已经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效果。然而,在做到这一切的同时,精心地维护我们运动的传统、其最基本的道德和教育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使得奥林匹克主义不同寻常,使它富于吸引力。”总结现代武术的教育传播,有学者认为,过于重视技术内容的传播,突出竞技比赛传播形式是制约武术教育传播的主要因素。比较一下日本的柔道、相扑和韩国跆拳道的传播形式,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就技术而言他们并不复杂,但却永远带给人们的是民族文化教育的震慑,所以,对武术传播理念的重新定位摆在了我们面前。诚然,武术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如尊师重道、讲礼守信、勇敢仗义、坚韧笃实、刻苦求进、虚静自然、舍己从人、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等,放之于今天全球文化背景下,同样闪烁着教育的光芒。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固然重要,但传播的理念直接制约着传播的效果。

传统武术的物化和非物化的形式和内容，主要是通过师徒教授的承传方式来承载和传播，传播的形式体现了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家族、区域、结社、寺院或者是通过官方的武举制度的形式来达到保家卫国的传播目的；近代武术的教育传播重要的是凸显民族精神的弘扬，提倡尚武精神和民族的自强，她突破了个体自由的传播形式，主要以官方组织如中央国术馆和民间组织如精武体育会的形式进行传播；而今天的武术传播，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家族、区域、组织以及物化手段和媒介的限制，而其更重要的应该在于传播理念的建立。今天，后奥运时代的人文教育理念正在得以张扬，它为武术的传播找到了适宜的土壤，成为武术走向世界的文化认同的基础。

武术不仅是一种技术样式，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文精神教育的载体。后奥运时代，如何找回和重塑武术人文教育的传统，把握人文精神教育的时代性和传统性，成为武术教育传播的重要方面。发挥学校、民间和举国竞技体制等武术教育传播领域的作用，建立适应不同领域的武术教育体系(包括评价体系)，丰富武术人文教育的内涵，突出文化共性和个性的发展空间，同时迫切加强对武术人文教育方式方法、途径、作用以及规律的研究都是有益的可操作性尝试。

传播人文精神、推动人文教育是现代奥运会和武术教育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全球化文化变迁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武术在与奥运会人文精神融合、在争取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如何处置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后奥运

时代，树立基于人文精神教育的传播理念，将为武术文化传播开辟一条新的思维和方法路径。

参考文献：

- [1] 许苏民. 人文精神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 [2] 威廉[美]. 文化人类学[M]. 瞿铁鹏，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 [3] 顾拜旦. 我为什么要复兴奥运会[M]. 体育文史，1989(4)：74-77.
- [4] 李柯莉. 谈奥林匹克运动与人文精神[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6(1)：58-60.
- [5] 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 现代教育学基础[M]. 钟启泉，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72-74.
- [6] 康戈武. 从全球化视角探讨武术教育的生存和发展[J]. 体育文化导刊，2006(6)：13-19.
- [7] 戴国斌. 武术现代化的异化研究[J]. 体育与科学，2004，25(1)：8-10.
- [8] 刘峻骧. 东方人体文化[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118.
- [9] 魏敦友. 回返理性之源——胡塞尔现象学对实体主义的超越及其意义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5-7.
- [10] 程大力. 中国武术文化发展大战略：保护与改革[J]. 体育文化导刊，2005(1)：21-25.

[编辑：谭广鑫]